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千九百  
三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八卷

○廣

洪武正韻古慌切大也闊也闊也播也又度廣又廣輪廣表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曰表檀弓廣輪揜坎注輪從也從音子容切據此則是

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又兵車左右廣又副車曰貳廣見左傳集二十三年許慎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黃聲爾雅馬旋毛在背闊廣徐錯通釋姑

沈反司馬光類篇又姑黃切鄭樵六書卷廣之為廣去聲協音借義其核韻補叶音果五切禮記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

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後亂以武毛晃禮部韻畧又苦訪切開泰魏荀子人主胡不廣馬無恤親疎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載同六書故凡宮室東西

曰廣南北曰深人作意說文曰闊之度其深曰深度其廣曰廣去聲又戎車曰廣傳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去聲杜氏曰兵車也歐陽德隆押韻釋

疑此廣大字如楚有左右廣在去聲王相正始音字音馬古黨切濶也對狹古曠切量廣幾許楊桓六書統見母廣見集韻古文熊忠韻會舉

要角清音又州名一曰兵車名左傳左右廣注十五乘為一廣一廣一百二十五人趙謙聲音文字通廣見悅切殿之大屋也故从广黃聲借為凡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八

事物廣大字又闊也作獻非又姓作廓非轉注平去二聲又盛氣充滿也亦用梳瀉雅梳穎充也或轉橫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韻會定音見廣切橫闊也又古百粵地秦立南海郡篆

廣

費氏科

廣

韋誕剪

廣

劉德昇瓔珞篆並見

廣

周穆

廣

公鼎

子彘

汗簡並見楊

廣

集

廣

美雲

廣

邦忠恕永

廣

古考

廣

郭忠恕經音序並杜

廣

徐德

廣

唐仙

廣

伯喬

廣

題名

魏脩孔廟並洪

廣

靈臺

廣

石路

廣

王君

廣

永初版文並

廣

真廣

智

廣

頰真

廣

蘇

廣

黃庭

廣

蔡

書廣

王羲

廣

章

廣

史

廣

王羲

廣

蕭子

行書廣

王羲

廣

章

廣

史

廣

王羲

廣

蕭子

書廣

王羲

廣

章

廣

史

廣

王羲

廣

蕭子

廣 懷素 廣 張錦 廣 鮮于 廣 趙子

一廣 數類司馬法曰兵車十五乘曰大編大編謂之一 二廣 數類

右廣左氏曰晉師與楚師戰樂武子曰楚若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侍不廣及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雖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左王乘左廣以敗晉師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預注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曰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編 七廣 容齋續筆馬融作七廣 莽廣 吳其常談詩園有桃疏周極者言無窮極莽廣之謂也

名譽日廣 西漢書韋賢傳韋賢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下士注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

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注師古曰輒從者之車騎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疎是名譽日廣注師古曰疎與由同以明經權為疎

才高意廣 論語子貢問師與商也

才高 論語子貢問師與商也

意廣 漢書孔融才疎意廣迄無成功 太丘道廣 兩漢蒙求許都字子將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寔還葬鄉人必至而郡獨不往或問其故郡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如此程氏外書陳寔見張諫是故舊見之可也 兵勁地廣 新唐書藩鎮李惟岳

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德盛流廣 龍虎山志至大二年十一月加大真深固本解長祐還乃斬真以謝

為基緒之新謀明形

詰亦曰壽朋之助

### 源深游廣

宋汪藻浮溪集李綱用登極恩封贈一代制本之升者本大而

實蓄水之積者源深而游廣故自古

真賢之命世必其先感德之傳家

### 近狹遠廣

三境圖論今以近小而顯遠大

由是未先狹廣同觀破心微塵繪出三境

世界之廣猶云一尺二尺窄如蟻穴別雖萬億須彌之多尚曰周障屈曲

孔似蜂房几懸居四聖不住華藏海種非遠廣乎

### 所資者廣

宋衣絮齋集邊通判行狀其志大則所資者廣其業

專故所

### 鄧林彌廣

列仙傳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遂之於隅之際渴欲得飲河渭河涸不足將走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

### 守約治廣

老子道德經老君曰善賞者費少而

歎矣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人多而無怨故聖

人因民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

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 頂圓額廣

仙傳真人鍾離權生而異光數

永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三

三

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有豐目深鼻背口方頰

大唇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

遊紫府名書王京其聲如鍾行

### 儉故能廣

老子道德經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 醮吳起於廣

類說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廣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合勝六十四關土

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

地名淮南鴻烈解八廣之外則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

曰和丘曰荒土愚所自歎嘗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

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眾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北

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鄰日之

### 南廣

舊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南廣注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樊道

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

### 長廣

西漢書地理志

縣名屬提為郡與地紀勝欽州嘉定志南廣今南溪

### 高廣

西漢書地理志高廣注侯國縣名屬

曰劇清地幽州藪有鹽官縣名屬琅邪郡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〇三

琅邪郡

平廣

西漢書地理志平廣

安廣

西漢書地理志安廣縣名屬鬱林郡

不廣

呂氏春秋不廣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也夫猶

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涉然更相成故曰以其所能託其

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蚩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

能託其所不託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

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辭之若鼎之有足去一馬則不成且小白則必

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

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

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桓公之子果公之弟

也故令鮑叔傳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

物事也特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仲之慮近之矣處謀

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康丘趙使孔青將死士

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十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

永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三

四

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齊

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其越越之中年人也言不如歸尸

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之善

戰者涉隨賁服涉隨猶相字不赴不却賁置也服退也却舍延尸軍行三

十里為一舍即舍以級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賁之車甲盡於

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

者以盡之令其貧弱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

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寧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

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罪上上

無以使百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寧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

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

舅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舅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

居于鄭君莫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舅犯

曰事若能成繼一作經文之業定武之功嗣一作周土安穩於此乎在矣

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

長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

其草中之成驪土之崔定天子於成周天子周襄王也此年平故平之難  
 出介在鄭有又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維揚也於是天子賜之南  
 陽之地。東上陽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齊之北而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樂  
 之屬是也。道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舊犯之  
 謀也。出亡十七年。及國四年而霸。其德皆如勇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  
 公舉事。來猶用也。齊之東鄰人有常數苦者管子死堅刁易牙用國之人  
 常數不苦不知致苦者幸為齊國良士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  
 國可也。性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七曰三代所  
 賢莫如周周則無敵焉適三江五湖決伊瀆溝洫陸注之東海周水之力  
 也。世通九濟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  
 四井為鄰鄰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其制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造  
 百雉周之宮也。成國成于宗之國也。而先授之禪位周人之心也。後之禪  
 位然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也。周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而民之  
 欲也。傳曰。東曹所好其不濟湯武是也。東曹所惡其不救。其好是也  
 故曰周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上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適越  
 者集而至有舟也。舟之也。秦越遠塗也。蟬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水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三

也。故曰武王使人候敵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殺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  
 至對曰。讒慝勝良。說邪也。忠惡也。而亦也。周之志良惡也。故曰勝良也。  
 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對曰。賢者出走矣。  
 謂其子弄新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對曰。  
 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無道則殺之。誹言則口無誹怨之言。武王  
 曰。嚳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殺。殺果也。賢者出走。命曰  
 崩。崩。崩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原上謂同人語上王使傷至登  
 王訪者待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謀以日刑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  
 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  
 諸侯要期甲子也。則武王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  
 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  
 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殺也。膠鬲曰。竭至。竭何之言。以何日未至殺之。武  
 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曰。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  
 遲也。不休。止。降。而天地相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下。報。膠止也。  
 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  
 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

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討也。人之所惡，天必殛之。所殛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獲，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固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曰：光而治萬事，固也。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固也。禹之禘，圖禘入衣，出一本作入衣，出否，固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固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則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道，孺子瑕見釐夫人，固也。孺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問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久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來之間，或云為，謹語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法，供與宋朝，通太子，則暗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皆孟歸我，艾穀推此言之，不得證焉。武是也。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樂射是也。

### 地廣

漢桓寬鹽鐵論地廣。大夫曰：王者包含徧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

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瘠寒苦之地，非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敵，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與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然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踰內方不逾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高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徭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回遶，士卒勞瘁，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置置而不然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羣臣論或欲回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

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  
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  
費力而無功詩曰無田甫田維秀騶騶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  
好用兵也周宣王群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  
而制敵匈奴通遼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  
縣弃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  
之聖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眾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  
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  
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  
南夷之塗巴蜀弊於印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成東越荆楚罷於馭駱左將  
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  
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  
過也大夫曰挾管晏之智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  
之虞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履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  
行卑排譽皆議以要名求善於當世夫祿不過東握耒不足以言治家不

水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三

七

滿櫛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贏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  
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  
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身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寧戚不離飯  
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  
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  
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  
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  
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  
濫夫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尊不厭公卿積億萬  
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暑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  
其衣冠也

廣氏

千家姓角音丹陽廣洪景脩姓氏遷華風俗通廣成子住崆峒  
山千二百年神仙傳氏族言行錄風俗通云廣成子之後

廣成子

歷代真僊通靈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  
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持族而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〇三

而木不特黃而落其足以語至道我黃帝退而閉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夫吾道者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間避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黃帝紀云自然經一號力然子作道成經七十卷且道一曰廣成子謂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子之意欲軒轅抱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子之功妙矣哉三元延壽參贊書振曰廣成子謂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即論語所謂少之時血氣未定成之在己者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知形乃長生即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至彼至陽之原至彼至陰之原即記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此皆儒書所以垂教後世之語耳秦漢以來士多溺於權利竊儒家紙上之言以為進仕之階不知儒者所以備身養性以至與天地合其德靡

本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三

八

不具載也又學者不能有諸己一聞其存形千二百歲則駭然歎羨而亟求其說意求之思可憊姑舍是而已前之三者勉而行之則神清氣寧長生久視殆將享無窮之樂矣豈直二百歲而已哉或曰廣成子形不質是為可貴振曰使廣成子果能千二百歲而形不化猶龜鶴之不死松柏之冬夏青青蓋自得其實耳何可取其小而失大者哉

廣壽子

歷世真仙通鑑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鈞鑄為器以變生冷一號傳豫子作

安序通精

經九十卷

漢廣

詩國風周南篇名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吳氏曰韓詩作思

漢有游

女不可求思漢之廣

叶古

矣不可泳

叶于

思江之水

叶戈

矣不可方

叶甫

思

朱子集傳與而比也上珠無枝曰喬思培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與元府嶺冢山至漢

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水長也。方將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朱子語類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家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漢廣問文王特射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獵。可學。輔廣童子問。女者木嫁之稱。木嫁而出遊亦非禮。先王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遊。當詩人必以遊女為言。出遊之女猶如此。況於閨閣之內乎。自堂飭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後四句則因以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耳。胡一桂附錄纂疏。朱子語錄。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德地拘不得。又曰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家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問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此是與何如曰主

水樂大卷萬千九百三

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復說。如夫夫寢廟至過大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與此。他人有心。予付度之。兩句。問文王時。射在河北。故化只行于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獵。朱子語錄。孔氏曰見正義。郭氏曰。同詩解。項氏說。嚴氏曰見正義并釋文。劉瑾通釋。爾雅曰。小枝上條為喬。注細枝皆翹條向上。愚按集傳。既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大堤之曲。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永康軍。即今四川省成都路灌州。胡庭芳曰。此文王備身齊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愚按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水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可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與比體繁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做此章云。孔氏曰。並見正義。古詞云。見旁通。釋文曰。見徒。朱子語錄。見附錄纂疏。補氏曰。見童子問。嚴氏曰。見詩解。梁益旁通。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岷山為漢水。東流為沔水。又東至南郡為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郡興元治。而興元故漢中也。又東與大州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入焉。又東過郢。音云。郢。縣。南

又在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涓水自魏州盧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襄陽。南津縣。荆山。而為滄浪之水。又東過宜城。有郢水入焉。郢音媽。又音邁。又東過於郢音者。款水入焉。又東南白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為夏水。有涓水入焉。涓音云雲。杜善屬江夏。復并入安州安陸。又東至大別山下。漢陽鄂州二城相對之間。南與江水合流。而為大江。江水出岷山。一名清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源亦甚微。所謂江源。可以濫觴。濫之古汎也。東南百餘里。至大彭山。亦謂之大谷。亦謂之大彭門。兩山相對。水運其間。其山屬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郡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涓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屬眉州。又南過嘉州。魏為縣。又南過茂州。雙道縣北。若水。涇水。從西來入焉。雙道。音切。音荀。字。本作雙。又東南至渝州。江津縣。有涓水。涇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又東過涪州。志州。為州。又東過宜安軍。宜安。今夔州。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奉節。還水。安宜。及諸葛孔明八陣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城。岬。甲。又東過巫峽。巫峽。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東過宜都。又東過萬寧。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華容。有涓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涇水。西來。沅水。西

永樂大典卷萬千九百

南來。湘水。南來入焉。東至武昌。漢陽。大別山。與漢水合。而為大江。東過潯陽。有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彭蠡。即今鄱陽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南。原。既州之境。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并漢。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轉音坤。江音起。漢音。程。鄱音婆。非音寒。大堤之曲。大滌。鄭氏。魏志。卷曰。樂府清商曲。襄陽。樂音洛。大堤。曲者。宋隋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夜間。諸女郎。歌。因。為之辭。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楚。楚。郎。目。後世。如李太白。大堤。曲。等作。皆古樂府題。毛萇傳。鄭玄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傳云。興也。南方之木。是喬。上。疎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本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托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失。不可。冰。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云。潛行。為。冰。春。水。方。將。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來。洲。之。道。今以。廣。長。之。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托。禮。而。往。將。不。至。也。孔。穎。達。正義。南。有。至。方。思。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遊。女。以。貞。潔。之。故。不。

可犯禮而求為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遊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為貞履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冰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夫江之永長夫不可潛行乘泚以求濟以與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冰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 傳思辭至思者正義曰以冰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息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園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闈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篋行篋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疎無木耳 箋不可至之然 正義曰箋知此為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但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本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泚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遊女皆可

潔此云潔者本未必已淫與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冰猶女有可求今本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本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句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疎也言女雖出遊漢水上者對不出不遊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妻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樂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強暴之男是也 傳潛行至方泚 正義曰潛行為冰釋水文郭璞曰水底文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泚釋言文孫奕曰方水中為泚後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是也 箋漢也至不至 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泚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陸德明釋文喬木 本亦作橋 孫奕注喬木枝上疎也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息此以意改耳上疎 東易及灑水 本或作泚水冰音冰潛行為冰泚 若于反亦作泚又作得或作泚並同沈氏音附方言云泚謂之得 泚謂之筏 筏本音通語也 孫奕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泚也郭璞云水中稱筏也又曰木曰筏竹曰筏小筏曰泚 泚音皮世反 泚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〇三

後同音伐樂光通推本作樹

要義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息

遊女消庶人女執筐行饋者並見止義蘇頌瀟湘集傳潛行曰泳方樹也思

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化以非禮

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東萊呂氏讀詩記杜氏

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

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

心決知其不可求也嚴氏詩解興也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攸倚南方有

上鍊之喬木不可休息於下而攀之興女有高潔之行也女游行於漢水

之上乃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見者自無狎暱

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餘句義與詩同也華谷嚴榮詩解南解

見穆木漢水入江解見江漢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未如不可求思或

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今日江水充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冰而江言不

可方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端則陰廣上鍊則陰少南有喬

鍊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

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閣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可動

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潜行

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附而方之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恭慢之

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

化所及故假此游女以起義耳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漢廣德廣所及也文

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氏曰

此詩以爲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誤認乃以德廣所及爲言夫

永樂大典卷萬九百三

十二

曰道端備身齊家之道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序言求而不可得非

也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轉詩作思傳曰喬上鍊也漢有游女朱氏曰

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

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不可求思思語辭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據

水曰潜行爲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江之水矣朱氏曰上水出永康軍惟曰方木

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不可方思方謂也游同孫炎注爾雅惟曰方木

置水爲樹也郭璞云水中荷葉也朱氏曰興而此也南方木長故以南

言木上鍊則陰少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上出游之女

非深居閨中者以其在曠僻可動之地人見之而知其端莊靖一而不可

求乃陳其不可得之詞如漢水之廣而不可潜行江水之長而不可乘附於

此。見文王之化。有以愛其流。氣之俗。李恕音訓。漢水有游行之女。其行貞潔。不可以非禮而求之。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而曰。漢水之廣。不可潛行於其中。江水之永。長。不可以得。後而渡。詩人蓋假樂游女。以起義。謂文王之風化所及。而紂之淫風頓改也。上又同詩。解詩傳。纂註。質曰。按高直。嶺。象導。深。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又按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謨為東州時作。又樂府道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又鄭氏通志。畧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並亡其辭。又襄陽樂府辭。云。見。道。又。張。東。之。大。堤。曲。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又。太。白。集。長。吉。集。皆。有。大。堤。曲。大。抵。皆。風。情。之。言。也。朱。善。詩。經。解。頌。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而。能。若。是。我。事。公。凱。句。解。南。有。喬。木。人。之。休。於。木。下。必。舉。枝。披。倚。今。南。方。有。木。若。高。聳。不。可。休。息。不。可。藉。以。為。休。息。之。也。漢。有。游。女。比。喻。洪。水。之。急。有。化。行。之。女。貞。固。自。守。有。高。潔。之。行。不。可。求。思。決。不。可。以。非。禮。求。之。漢。之。廣。矣。人。

宋樂大典卷萬九百三

十三

知其不可求。人深明之。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不可潛。行水中而渡。江之水矣。江水之長。不可方。思不可為。茂而渡。禮之所在。夫可越哉。皆由於此。大土之化。而變其法。亂之俗也。

翩翩新選錯新言刈其楚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叶滿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

可方思朱子集傳與此也翩翩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

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以錯新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風雅致之不可不故也此章述以錯新起興而言其遊得歸則願為之詞其為此可見其好悅之至矣歐陽氏謂此為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歡艱所忻慕焉者是也先生謂以錯新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真是為得詩人之意思出悅之至而歡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止也悅而不放則使故漢矣或以歸為嫁則大夫

詩意毛萇傳鄭玄箋翩翩錯新言刈其楚傳云翩翩新貌錯雜也楚木名楚雜新之中尤翩翩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皆貞潔我又欲其高潔者之

于于歸言秣其馬傳云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  
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錄示有意馬孔穎達正義翹翹  
至其馬 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新此新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  
以然者以楚在雜新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與貞潔者乃是眾女此眾  
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  
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錄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 傳翹翹  
新貌 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新貌者明新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  
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新故為新貌鳩鴉云子室翹翹即云風雨  
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  
我以弓明其速故服虔云翹翹速貌 箋楚雜至繫者 正義曰新木稱  
故月令云收扶新柴注云大者可折謂之新下章萋萋亦云新者因此通  
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東楚皆是也言  
楚在雜新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新亦翹翹也 箋之子至意馬 正義  
曰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迥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  
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于彼說嫁事為嫁者之子此  
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古

永樂大典卷萬九百三

十四

謙不敢斥其適已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鶴巢東山不  
為謙者不自言已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禮錄者昏禮下達納采用  
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儼皮是士禮也嫁氏云純帛無過  
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辭以特事  
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已言養馬是欲  
致禮錄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陸德明釋文翹翹 祥也久沈其意反新  
貌尤高潔者 本無繫字言秣其馬也 箋云食馬秣也以上時字  
反下文同禮錄 重言 之子于歸十二本詩二桃夭  
三鶴巢三燕燕三東山二 要義 鄭云願致禮錄但昏禮不見牲錄見  
毛傳鄭義并正義蘇頌演集傳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辭  
也楚新之尤翹翹者也取新之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也然猶  
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東萊呂  
氏讀詩記張氏曰刈楚刈蕙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嚴氏詩解翹翹然而  
高者雜錯之新我欲刈其中之楚木以楚在其中尤翹翹也與眾女高潔  
我欲擇其尤者之子若歸嫁於我我則秣其馬以迎之然終不可得故  
又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也 十曰見毛傳張氏曰見詩詩記歐陽氏曰見

本義... 且止... 并集... 國嚴... 詩... 趙趙錯新... 錢氏曰趙  
趙高... 魏魏然... 而高者... 錯雜之新也... 其中之楚木... 趙趙然... 人所先... 刈  
也... 喻眾女之中... 尤高潔者... 人所先取也... 故言此... 游女之嫁... 人將有... 秣馬以  
禮親迎之者... 豈可以非... 禮犯之哉... 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 或謂秣  
馬如所謂... 雖為... 執鞭... 猶折... 慕焉... 如此則... 敢請... 子... 珮... 已有... 暱之... 想... 夫... 項... 氏... 家  
說... 泳... 思... 方... 思... 漢... 言... 泳... 江... 言... 方... 者... 漢... 水... 淺... 狹... 可... 泳... 而... 踰... 江... 水... 深... 闊... 必... 方... 舟... 而  
後... 能... 濟... 各... 因... 其... 實... 以... 起... 興... 也... 黃... 氏... 曰... 抄... 晦... 庵... 云... 以... 錯... 薪... 起... 興... 而... 欲... 秣... 其... 馬...  
則... 悅... 之... 至... 以... 江... 漢... 為... 比... 而... 嘆... 其... 終... 不... 可... 求... 則... 敢... 之... 深... 此... 已... 盡... 一... 詩... 之... 意... 矣...  
謂... 喻... 女... 之... 尤... 高... 潔... 者... 嚴... 氏... 詩... 緝... 取... 之... 恐... 求... 之... 過... 宋... 陳... 深... 清... 全... 齋... 詩... 緝... 趙  
趙... 音... 錯... 薪... 朱... 氏... 曰... 趙... 趙... 考... 趙... 之... 貌... 錯... 雜... 也... 言... 刈... 其... 楚... 琬... 曰... 楚... 木... 名... 學... 此... 法  
以... 楚... 為... 所... 楚... 在... 雜... 薪... 中... 尤... 趙... 趙... 之... 子... 于... 歸... 言... 秣... 其... 馬... 雜... 薪... 中... 有... 前... 楚... 尤... 趙  
趙... 疎... 出... 者... 八... 所... 先... 刈... 喻... 眾... 女... 中... 尤... 高... 潔... 者... 八... 所... 先... 取... 之... 子... 于... 歸... 遊... 女... 歐... 陽... 氏  
曰... 之... 子... 遊... 而... 歸... 則... 秣... 其... 馬... 悅... 慕... 之... 辭... 也... 鄭... 氏... 曰... 誰... 不... 敢... 斥... 其... 適... 已... 矣... 願  
秣... 其... 馬... 致... 禮... 餼... 示... 有... 意... 焉... 與... 而... 比... 也... 漢... 之... 廣... 矣... 不... 可... 泳... 思... 江... 之... 水... 矣... 不... 可  
方... 思... 趙... 趙... 錯... 薪... 言... 刈... 其... 萑... 音... 同... 郭... 璞... 曰... 萑... 萑... 蒿... 也... 生... 下... 田... 初... 生... 可... 笑... 江  
東... 用... 萑... 魚... 也... 之... 子... 于... 歸... 言... 秣... 其... 餉... 餉... 為... 之... 小... 者... 傳... 曰... 五... 人... 以... 上... 曰... 明... 釋... 文

水經大輿卷萬五千五百一

曰... 趙... 趙... 漢... 之... 廣... 矣... 不... 可... 泳... 思... 江... 之... 水... 矣... 不... 可... 方... 思... 與... 而... 比... 矣... 子... 歸...  
學... 詩... 備... 忘... 趙... 趙... 考... 趙... 之... 貌... 錯... 雜... 也... 楚... 雜... 薪... 之... 中... 尤... 趙... 趙... 考... 趙... 之... 子... 指... 遊... 女... 也...  
秣... 餉... 也... 鄭... 氏... 曰... 見... 鄭... 氏... 并... 止... 宋... 妄... 得... 毛... 詩... 遺... 意... 漢... 廣... 此... 篇... 詩... 辭... 辭... 者... 已  
無... 遺... 說... 但... 召... 南... 有... 召... 公... 詩... 而... 周... 南... 無... 周... 公... 詩... 却... 稱... 文... 王... 若... 以... 周... 召... 分... 陝... 言  
之... 二... 南... 之... 國... 同... 為... 文... 王... 之... 化... 特... 繫... 之... 二... 公... 今... 周... 南... 詩... 稱... 后... 妃... 召... 南... 詩... 稱... 夫  
人... 固... 已... 不... 同... 而... 周... 南... 漢... 廣... 又... 稱... 文... 王... 是... 豈... 無... 說... 乎... 大... 序... 曰... 關... 隴... 麟... 趾... 之... 化...  
王... 者... 之... 風... 故... 繫... 之... 周... 公... 詩... 繫... 之... 德... 先... 王... 之... 所... 以... 教... 故... 繫... 之... 召... 公... 何... 為  
而... 有... 王... 與... 侯... 之... 異... 乎... 嘗... 以... 地... 理... 考... 之... 召... 南... 地... 在... 岐... 西... 周... 南... 地... 在... 岐... 東... 自... 太  
王... 居... 豳... 為... 狄... 所... 侵... 於是... 踰... 梁... 而... 邑... 于... 岐... 文... 王... 克... 崇... 之... 後... 始... 遷... 于... 豳... 其... 後... 又  
遷... 于... 鎬... 岐... 在... 扶... 風... 美... 陽... 縣... 岐... 山... 豳... 在... 扶... 風... 霸... 縣... 鎬... 在... 長... 安... 西... 南... 岐... 在... 豳... 東  
南... 四... 百... 里... 豳... 在... 岐... 東... 南... 三... 百... 餘... 里... 鎬... 在... 豳... 東... 南... 二... 十... 五... 里... 皆... 是... 自... 西... 而... 東  
周... 南... 之... 地... 實... 居... 岐... 東... 則... 鎬... 京... 在... 周... 公... 特... 輔... 佐... 文... 王... 以... 治... 陝... 東... 之... 國... 所... 以  
有... 王... 者... 之... 風... 而... 本... 諸... 后... 妃... 漢... 廣... 所... 以... 稱... 文... 王... 之... 德... 而... 不... 及... 周... 公... 也... 若... 夫... 召  
南... 岐... 西... 之... 地... 在... 鎬... 岐... 之... 間... 太... 王... 王... 季... 之... 故... 治... 也... 故... 曰... 先... 王... 之... 所... 以... 稱... 召... 公  
專... 掌... 其... 國... 政... 而... 為... 侯... 伯... 故... 不... 稱... 召... 公... 而... 稱... 召... 伯... 是... 以... 聽... 南... 國... 之... 訟... 而... 有... 甘  
棠... 行... 露... 之... 詩... 其... 地... 所... 以... 為... 諸... 侯... 之... 風... 而... 詩... 述... 夫... 人... 之... 德... 與... 周... 公... 佐... 王... 事... 體



不同漢廣汝墳安得不稱文王李恕音訓粗粗然高者錯雜之紫薪其中楚木尤高人所先刈此女高潔如此若嫁而歸必有秣馬而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哉故重述其不可得之辭而曰云云李公歎句解粗粗錯新於粗粗然錯雜秀起之新中言刈其楚擇其楚而刈之之子于歸其游女之我歸言秣其馬可以見而秣其馬漢之廣矣然自類於禮終不可犯故復歎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冰休江之水矣不可方思解同上章

翹翹錯新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朱子集傳與而此也萋萋

萋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補廣于子歸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復所以見其欲求有不自己之意也朱子語類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覓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賀孫毛萋傳鄭玄奕翹翹

永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五

十六

錯新言刈其萋傳云萋草中之翹翹然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云五尺以上曰駒孔穎達正義傳萋草中之翹翹然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萋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萋蒿萋舍人曰萋一名蒿萋郭云蒿萋萋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萋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萋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傳五尺以上曰駒正義曰度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駒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林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釋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駕馬高六尺即瘦人三等龍騾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陸德明釋文其萋力俱反馬云萋高也郭云似艾音力俱反要義刈萋謂萋蒿江東用萋魚見上義蘇頌清集傳萋草之尤翹翹者也華谷嚴架詩釋草曰萋蒿萋萋音完音商釋文曰馬二歲曰駒郭璞曰陸機曰舍人曰在見正義傳曰凡七傳項氏家說詩中思字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且觀從

魯侯之與在泮而詠之矣。何謂思邪。於緝思。教時緝思。皆當以為語辭。詳者不絕之義。詳思猶詳如也。總論。歐陽公本義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強暴之暴。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時。深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屬之中。前後意殊。且欲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義。蓋難止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夫之爾。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新川其楚者。言眾新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眾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于既出遊而歸。我則願林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夫亦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七。長傳。鄭玄箋。並見。程子經說。漢

水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三

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與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注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陵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新翹翹。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于者。若得之以歸。則言林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李迂仲黃實夫集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蕞。之于于歸。言林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亦以枝葉蔭翳而人休焉。蓋陰之接於人者也。故詩人以興男女之際。喬木則無蔭

之可息猶之女不可以私求也。水天下之至柔人狎而玩之猶女子為。今漢以廣而不可泳。江以永而不可方。又以况女子以正而不可犯也。錯新新之錯雜者宜柔弱而不能自直而今乃翹翹然不撓以况女子游者宜若故逸而不能自守而今乃卓卓有立也。言刈其楚木之小者於翹翹錯新之中庶幾其易取故我欲刈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者若之子肯歸于我則將秣吾馬而親迎之。接以婚禮之正也。善早之小者又易取於楚而駒又易得於馬其願慕之心愈切則欲從事於其易者然終不敢忘婚禮之正焉。此序所謂無思犯禮者喬木雖不可休猶休之而無後寒漢之廣江之永泳而方之則溺矣。况游女愈進而愈不可犯也。夫男子願慕之心愈切而女子愈不可犯此序所謂求而不可得者也。宋王漢源先生集李白休息古本或作休息今當且作休息夫木固有可息之道今不可息者以其喬故也。女固有可求之道今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程氏謂不可以思求此泥於序所謂無思犯禮也。夫思者語辭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可致思皆是語辭也。泳者潛行為滂鄭氏曰水底行也。方論語曰乘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孫奕曰方水中為泅也。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漢水有可潛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廣故也。江有可乘

桴之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之意。夫漢上游女至易動也。又况游行之地非在閨門之內傳姆之側也。今也能守貞潔之行而不可求則當時之女可知。孔氏曰內則曰女子居內深居固門閨守之則貴族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簪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漢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乃惟犯於非禮則如鮑有苦菜之詩。深則厲淺則揭。深屬淺揭。惟吾所欲曾不顧禮義之如何耳。翹翹新貌錯也。楚在雜新之中。吾欲取其翹翹者而刈之。楚即新也。蕞爾雜云。昭商蕞。郭璞云。南蕞蕞蒿也。於雜新之中而取其翹翹者。以此衆女之中欲取其貞潔者也。惟其欲取其貞潔者故我欲得之為室家。我則秣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觀此則知周南之婦人其貞潔如此。雖當時男子有翹翹錯新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意。以其貞潔不可求而止。遂想其貞潔之行使人望而畏之。而慕慢之心不可復作。觀此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見當時之事也。昔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薛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侍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永樂大典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務  
嚴君平治蜀李強欲辟為從事終日言而不敢語是二人者瞻其容望其  
貌使人無有易慢之心亦士夫所難能也。今周南之婦人亦能如此則當  
時士大夫亦皆有尹翁歸嚴君平之風矣。三代之風所以直道而行非後  
世所可得而髣髴也。黃曰南方之水高而不可休非不可休也。見喬木  
者自無休息之心也。漢上之游女正而不可求非不可求也。見游女者自  
無犯禮之意。按詩中凡曰思者皆是語辭然亦不可執辭而求詩當隨其  
篇意而求之也。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覆言之亦必有說水可泳也。見  
漢之廣者自不復有泳之之思水可方也。見江之水者自不復有方之之  
思。釋文曰潛行謂之泳。潛行謂之方。此如游女可以禮求不可以非禮犯  
故復喻之曰衆薪錯薪也。我欲得其尤魁魁者如江漢游女我欲得其尤  
美者繼之曰言秣其駒言秣其馬謂是子若歸于我當以正禮親迎之也  
於是復陳其不可犯之實。歐氏謂秣其駒秣其馬如所謂雖為教鞭猶敢  
慕焉如此則是已有淫慾之念矣。夫人惟其顧禮義也則曰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至於不顧禮義則淫厲淺揭惟其所為而尚  
其所憚哉。文王之時以漢上之游女猶不可犯則其風之美可知故美化

行于江漢之域。故今不足以啟人而禮義足以感人。王烈之里。有蓋牛  
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是甘。乞不與。王彦方知也。故節義清脩之士。且足  
以為人之感服。不仁者不敢入其門。不義者不敢至其廬。況文王后妃風  
化之及。則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豈不且哉。故齊曹粹中詩。既爾維木。上由  
曰。喬言其枝上。疎也。木焉則不可攀援。女正則不可媒通。泳游也。謂潛行  
水底也。方。附也。謂水中。稱筏也。漢本有可泳之道。至其廣處。則不可泳矣。  
江本有可方之道。至其水處。則不可方矣。女本有可求之道。至其正潔堅  
固。則不可求矣。以木為薪。楚則其尤魁魁者。以草為薪。冀則其尤魁魁者。  
此皆吾之所欲刈也。眾女之中。其尤美者。此我之所欲求也。然被文王之  
美化。革商紂之淫風。皆知以禮自潔。不可求也。知其不可求。故於其既游  
而歸也。聊欲秣其馬。駒以致其意焉。夫男女之情。人之所大欲也。父不能  
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聖人制為婚姻之禮。所以重其別也。苟專情  
而忘禮。則踰牆而接東家之子。不以為恥。苟由禮以制情。則閉門而守  
下。不可不以為介。然則南國之女子。知守禮以自潔。而使人不敢起來之  
心。其男子亦知由禮以制情。而終能息其願求之意。此廉恥之所以興。而  
為文王之美化也。夫漢上之游女。故非士君子之族。深居於重閭之中者。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〇三

也。然猶不可犯。而况其處女者乎。若夫衛風靜女。乃士君子之族。固當深居於重閨之中。然猶俟我於城隅。而况其游者乎。風化之移。人如此。詩人於美舉。其所輕於刺舉。其所重。蓋互以相明也。玉應麟困學紀聞。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幹。而不可休息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鮑意馬。曰。輒趨錯新。雜然而並有也。劉楚取其可用者。刈萋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林馬以數殷勤。馬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於正。然則非特游女。閨靜使人望而謂之。男子能自克於禮。亦賢矣。呂喬年。楚澤論說漢廣。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林其馬。林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望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猶治水。若驟道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詩人不樂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林馬林駒之志。是不樂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沐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至于三。則人欲都止。而純乎天理者。

永樂大典卷萬九百三

二十

嗚呼。漢廣之詩。其室欲之大用歟。慈湖楊簡詩傳。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心。亦曰道心。以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為相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千萬無一。無或乎。為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為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用心。而贅為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辨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前推釋水云。潛行為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水長方。泂也。泂音手。通作泂。爾雅釋言云。舫。舟也。郭注云。水中穉筏。孫炎云。水中為泂筏也。方言云。泂。謂之穉。穉。謂之夜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泂。論語云。乘桴浮于海。注云。編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泂。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並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急深險。而又水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方泳。皆以喻女之。

貞潔不可遠然不以禮而求則楚刈姜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姜車中之魁魁然。疏引爾雅。穉草。穉蒿。穉菲。云。蒿。穉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姜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疏曰。庾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以上為馬。以次差之。故知駒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補音云。冰。于挺切。郭璞江賦。紫萸。炎。辨。以。萊。被。縹。苔。鬚。鬚。于。刷。上。帆。蒙。籠。以。蓋。與。萍。實。出。而。深。冰。正。用。此。讀。方。用。晏。切。爾。雅。舫。附。也。疏。云。水。中。為。附。筏。也。漢。廣。不。可。方。思。舫。方。同。下。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洋。及。牛。馬。索。隱。音。姥。漢。書。僕。射。薛。何。羅。謀。反。孟。康。曰。狂。和。三。年。道。合。侯。馬。通。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性。莽。顏。師。古。莽。莫。戶。切。案。必。易。馬。為。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傳。辛。廖。之。占。曰。震。為。土。車。從。馬。又。童。詁。曰。鵠。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原。騷。經。登。閭。風。而。紆。馬。與。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繫。四。馬。與。擊。鳴。鼓。叶。韻。漢。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妻。一。讀。力。俱。切。一。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卷。之。預。曰。川。深。難。遊。水。為。我。憂。多。慮。少。

水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五

主

實。命。鹿。為。駒。林。艾。軒。經。建。諱。義。漢。廣。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臣。謂。漢。廣。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周。召。皆。地。名。在。高。貢。雍。州。岐。山。之。隴。先。儒。謂。周。召。之。地。共。方。百。里。皆。名。曰。周。而。召。則。周。內。別。名。也。太。王。居。岐。文。王。都。鄴。武。王。都。鎬。皆。去。岐。周。不。遠。也。今。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江。漢。之。地。自。周。以。南。之。國。也。周。召。以。南。其。為。國。也。多。矣。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江。漢。在。楚。地。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即。屈。原。宋。玉。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臣。謂。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言。喬。木。之。為。蔭。也。廣。矣。是。不。可。休。息。于。謂。其。可。以。休。息。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言。游。女。之。在。漢。上。不。可。求。之。于。謂。其。可。求。之。也。而。繼。之。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是。歎。其。求。之。而。不。可。得。也。谷。風。謂。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此。言。漢。之。廣。非。游。泳。可。度。江。之。水。非。方。舟。可。濟。以。意。逆。志。乃。見。而。不。得。之。義。魁。魁。錯。薪。言。刈。其。楚。之。于。可。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水。矣。不。可。方。思。臣。謂。二。章。謂。薪。中。之。有。楚。是。魁。魁。然。者。刈。薪。者。當。取。大。魁。魁。之。楚。之。于。指。游。女。言。之。謂。當。以。六。禮。聘。之。而。取。其。尤。高。

潔者。如新中之楚也。之子來歸。則我且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謂如是可以得之也。又繼以漢之廣矣。江之水矣。謂求而不可得也。魁錯新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注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三章與二章之義同。萋即楚駒有馬也。今楚辭一篇之中。而三致意焉者。即古詩之流也。詩人之所以興者。以見商之季。禮義消亡。時多淫奔者。及周之興。而漢上游女求而不可得。婦人女子尚如是。則當時之人。聞文王而作興者。皆是也。林岳講義曰。比也。南有木可以休息。喬而上。秣不可休矣。亦猶漢上之游女不可求也。貴者深宮。固門。賤者執筐。行鱗。故容有游女。漢與江皆可泳。可方。廣而大。永而長。則不可泳而潛行。方而後濟矣。魁然錯雜之新言。刈其楚。謂欲求取其尤。魁魁者。言刈其萋。謂求取其草中之魁。魁者。以比求女者之情。言秣其馬。又言欲於游女之歸。欣欣然願為之執鞭。若曰。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馬于。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駒于。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既而知女子不可求。則曰。漢之廣。不可泳矣。江之永。不可方矣。許謙名物鈔。江漢游女。經。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

永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三

二十五

靜。而人不可求。實見者。雖悅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為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息。此漢有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句。比江漢之水廣。人見之者。知其不可方永。而絕無來梓潛行之心。固不待即之而知其不可也。後二章之首。興兼比。娶妻必擇其善之至善者。猶求新者。見錯新。固魁魁。而於魁魁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萋之義。此游女可謂盡善。其肯歸嫁于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水廣。反覆咏其不可求也。蓋見游女而悅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可求。而不求禮義之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之效。若曰。女子有不可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子之知義。及不及婦人。而文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主於女子而言爾。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沿河也。傳。一章。秣。息。拱。反。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嶠冢山。東至武都。為漢水。郡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氐道。東流為漢。西源出隴西。會衆。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今按漢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此為首。嶠冢導漾。東流為漢。及水經所言者。

是也即道元所謂東源也。自道則宋秦州之地。武都則附州也。又漢志隴西郡西縣嶠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入江。樂史宋宇記興元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嶠冢山沔水所出下流為漢杜佑通典梁州金牛縣有嶠冢山為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今縣南有故白水關是西漢水出自西縣流至今牛入白水則名漢矣。通典謂導漾水者蓋誤爾。此道元所謂西源也。漢西縣後分為三泉縣嶠冢則在三泉界中今為興元之境。金牛即漢葭萌之地今則屬興元梁城縣也。自秦州至興元驛程九百餘里皆云有嶠冢蓋山勢連亘數州也。然則東源導漾為漢者乃漢之經流其西源則自名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爾。傳專指興元之嶠冢或改之未詳歟。蔡氏書集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別必列反。漢地理志蜀郡沔水道為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沔水二縣地。高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割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郡綿鹿江原三縣地也。王象之輿地記勝江流東南經茂州城下至汶川縣自汶川經導江至青城然則江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滄子千名郡音瘴瘴音斯。滄編岷山數百峰大雪山為最高雪山三峰聞其後冬夏如

永樂大典卷萬九百三

二十三

猶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時石。江水正源也。關且陸反。梓方子反。反復之復。方六反。三章疏。蔓蒿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今按長數寸。言其葉高丈餘。言其莖。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列為新。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詩詳見前。疏見上。劉玉汝詩經傳曰。興而比。竊謂當曰興又比。蓋興有無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比無興者。綠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無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有蔓草。溱洧。秦離頌矣。賦無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蓋興在賦。比中非賦。比外別有興。故其例如此。頌矣。賦而興後比。則曰賦而興又比。是比在賦興外者。當曰又比也。今漢廣比在興後。則當用頌矣。例曰興又比也。若曰興而比。則與比而興。賦而興者。不辨矣。故漢廣椒聊。巧言之四章。皆當曰興又比。氓之三章。末章當云比又興。賦又興云。首章極言游女之不可求。後二章承前意。以其不可求。故悅之而復以二比。歎冰之則有歡之意。夫歡而悅之。悅生於歡。故兩言妹馬為悅之至。悅而歡之。歡生於悅。故三歎歡咏為歡之深。此篇只言游女之不可求。而興比及復。兼見歎咏。非工於咏歌者。豈故此游女端莊靜一之不可求。與作詩者。知其不可求而愛歡之。皆得性情之正。皆可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漢廣**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〇三

三章章八句

劉氏曰。劉氏云。王教化其民。視夫

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苟非敬防微之道。皆以性成。或以成俗。其能然  
也。詩傳纂註。氏曰。正靜而不可狎。固女德之賢。起敬起愛。而無狎暱之  
心。亦非必失身之男子也。夫刈薑棘焉。起愛敬之意。然而失身於非禮。則  
有陷溺於水火之比。其為辭切。其命意嚴。一不以其不可者。加于其身。究  
此端。則曾子臨深履薄之學。啓于易著之心。終必俟於敬禮焉。可謂閑邪  
存其誠矣。謝氏曰。游女獨行。非有師傳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  
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凍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  
而敬。敬而畏。聞其邪。窒其欲。於人所不知之地。是執使之然哉。文王之德  
本諸身。證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於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守善  
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間。正如堯術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  
之則。天保之民。日月飲食。而編為爾德。彼亦不自知其行于天理之中也。  
王道之盛。至此極矣。宋朱熹集註。是講義。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  
超然獨貴於羣物者。以是存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以苟存。雖至微  
之人。足以取重於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為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

永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三

十四

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  
卓然不亂。故發形於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疎。非有枝葉  
下垂。可為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  
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為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為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  
泳潛行也。方。棧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棧。濟此女之不可求也。  
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  
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於錯薪之中。為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薑以秣其  
駒。致倦倦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  
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幸於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  
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為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  
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於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  
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為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  
非盛德之君。躬行於上。未正斯風。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  
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  
惡之所  
自出歟。

河廣

詩衛國風篇名

誰謂河廣一葦

葦卷反

杭

戶郎反

之誰謂宋

遠鼓

丘鼓反

予望

叶武方反

之

宋子集傳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

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鼓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胡一杜附錄纂疏嚴氏曰美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閏二年狄入之後歲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遠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愚謂嚴氏辨證甚的但因此疑非襄公母親作恐未然母思子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目夷之勇在衛愛臣若終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九百

二十五

其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慈于孝守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至哉言子若果如嚴氏說則詩作於襄公為太子之時公亦適有日夷之請鶴鳴子和安知其非出於自然之感慮者邪於此益可以觀天矣許謙名物鈔傳一章與杜為體以杜穆古也按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卒于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未滅衛之前言之也而古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拘繫若據經一葦杭之為實則為衛在河北而襄公為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為假設之辭則可為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迎衛之意以此時未出夫入也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而此詩作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云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誰謂宋遠鼓子望之箋云予我也推謂宋國遠與我鼓之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遠也。今我之不住直以我不往耳。非為其遠。孔穎達正義。一  
筆至喻狹。正義曰。言一筆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得棹然。  
非一根筆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  
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箋誰謂至亦喻近。正義曰。宋去衛  
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歧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  
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陸德明釋文。河廣一筆。非束。及抗之  
戶。解反。彼也。廣與音餘。下連與同。喻狹音洽。非為。子偽反。歧子。丘岐反。要  
義。自河南適宋不渡河。假渡為辭。詳見鄭箋正義。蘇頌演集傳。抗渡也。  
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筆可渡。而歧可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  
雖在衛。猶在宋耳。華谷嚴粲詩譜。葦音偉。抗亦作航。音同。葦音華。解見七  
月。歧音余。韻亦作企。音起。歧舉踵也。脚跟不着地。跟音根。夫人意不可  
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速沮已。已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今我勿渡  
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抗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  
今我勿往乎。我歧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  
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傳曰。見毛傳。彭止堂先生集。抗渡  
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衛歸宋。必渡河水。言誰謂河廣。如一筆則可以

永樂大典卷萬千九百三

五

渡矣。誰謂宋遠。我歧之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得  
往爾。詩傳纂註。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事見載。馳首章。質曰。鄭氏曰。宋桓  
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呂氏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弟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  
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  
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  
幸處母子之變者。可知矣。按此。則此詩為宋襄公母之詩。明矣。但未如此  
詩作於衛國何時也。東萊之說如此。而孔氏又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  
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  
狹。孔說如此。則此詩為文公時詩矣。然按嚴氏詩譜云。箋謂宋襄公即位。其  
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之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  
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  
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筆抗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  
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  
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  
屬之衛。何所屬乎。嚴氏之說。為有證據。當從之。季公凱句解。誰謂河廣。非

古河水廣濶難渡。一葦杭之。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蓋其狹也。持我  
不渡耳。誰謂宋遠。誰謂宋不遠。遠難至。豈豈遠也。持我  
夫。蓋其遠也。特  
於義不可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

**不崇朝。**

朱子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  
而至。言近也。河廣。重子問。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水

之遠而不可見。以極其情思為。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  
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毛萇傳鄭玄。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  
朝。亦喻近。孔穎達正義。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拊楫之小。此刀

宜為舟楫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小船也。字與音同。劉熙釋名  
云。一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陳深

清全齋讀詩編。誰謂河廣。一葦音律。杭亦作航之。傳曰。杭。渡也。誰謂宋遠  
豈音非韻作公。音起。予望之。說文曰。豈。舉也。望也。謂之根不着也。朱氏

曰。賦也。明非宋遠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倚往耳。嚴氏曰。衛都朝歌  
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閭二年秋入衛。戴公

水經大典卷一萬九千九百

二十七

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前矣。時宋杜  
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俱未立也。鄭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作是

詩誤矣。惠公懿公之間。惠王時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曰。小船曰  
刀。初。小船也。古字通。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

至。亦喻近。彭止堂先生集。力。小船也。不容刀。言河之小也。小則易渡。崇。終也。  
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意猶前章。夫人之不往義也。然宋襄公當如之何。

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劉向說苑。戴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日夷立。日夷。襄公庶兄也。公曰。何故。對曰。臣之弟在衛。愛

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襄公欲往來。而至于避國。不思忘其母也。欲見母  
而告父。以見舅。不忍傷其父也。若襄公者。可謂孝矣。母念其子。子念其母。

出於天性之至愛。然皆止於義。而不敢踰焉。可不謂善處母子之變乎。平  
公。凱句解。誰謂河廣。解同上。章曾不容刀。曾不能容。一小船。蓋易缺也。特

我自不渡耳。誰謂宋遠。解同上。章曾不崇朝。曾不終朝。可到。蓋其近也。特  
於義不可往耳。總論。李迂仲苗。齊夫集。解。李白。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者。一  
東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也。言誰謂河之廣歟。一東之葦可以  
渡。誰謂宋之遠歟。豈足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於一葦。誰

永樂大典

卷一一九〇三

謂宋之遠與。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宋非不可往也。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論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速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如何耳。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閭也。禮不可也。觀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此詩所以贊之也。黃曰。天下之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為者。雖咫尺而遠。衛之於宋。可以東葦而渡。可以跂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我故齊曹粹中詩說自閏二年。文公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桓公卒。襄公之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耳。人固謂河為廣矣。然而一東之葦可附以渡。小船曾不能容也。人固謂宋為遠矣。然跂予之足而望。不終朝而可至也。蓋有意於往。則雖遠而必達。無意於往。則雖近而不前。

永樂大典卷萬九百三

二十八

桓夫人之於宋。特以義不當往。遂抑情而止耳。若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宋也。乃小船也。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為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為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為近。夫情之疎者。室通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為人母而遭變者。呂為年。麗澤論說。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此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為。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臣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念。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則積不能顧義。而求進。然至於父子相距。是固于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積不能全其子也。今襄公之母。却能顧義不歸宋。然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慈湖楊簡詩傳。七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抗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

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豈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為終。未安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日有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子之舅在衛，爰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心，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即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航，林岳講義謂河廣一葦可航，小船曰刀，言欲渡則雖廣可狹也。誰謂宋遠，豈可以望見，行不終朝可至，然而不渡河者，知其不可渡也。不往宋者，知其不可往也。未善詩經解，願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離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送園手，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送，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于親，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三

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劉玉汝詩續，孫與祖同體者，同昭穆也。此詩止言宋不遠耳。若其義不可，而不得往之意，則猶在言後作者，不必盡言。而讀者自可默會。又詩之一體，唐人歌後之作，蓋本於此望之，而即可見。猶有遠者行之，而即可至，則愈近矣。語有淺深，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

河廣二章章四句

朱子集傳 范氏

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補廣童子問：范氏為襄公，慮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許穆名物錄：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止於禮義，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